



初夏的南通美术馆
◎ 黄平华

江海
风情

印象搬经

◎朱洪海

一走进搬经地界，迎接我们的，是铺天盖地的花朵。我并不是善于言辞的人，喜欢平静多于喜欢热闹，平静的情绪更容易去感知某种独有的诗意。我说的诗意，是面对路两侧绵延不绝的花朵时，从内心生长出来的一种感觉。这一路的诗意，热烈、浓郁、毫无遮拦，满树都是，满路都是。

沿着334省道径直向西，就像在欣赏一幅绵延不绝的多彩画卷，公路、车流、绿树、繁花、蓝天、暖阳，这些司空见惯的元素，拼凑在一起，就构成了长江中下游平原上这个寻常小镇的模样。

看见那个垂钓者，是在焦港大桥上。河两岸开满了油菜花，仿佛一个笔触大胆的画家，将整管整管的金黄涂抹在天地间巨大的画布上。河岸左侧的一块平坦处，垂钓者临水而立。是个清瘦的侧影，黑色遮阳帽、浅灰钓鱼服，脑后马尾飘动，是一个年轻女子的体态。她手持钓竿，在春日的水边伫立，专注的目光只在水波间停留。

只是随车路过时的匆匆一瞥，没能看清她的面目，也无法想象她此刻的心情，但我能肯定，焦躁、压抑、烦恼，这些带着负面气息的词语肯定与她无关。繁重的体力或是脑力劳动，总会让人心生倦怠，若是在一种精神的困境中被久久束缚，莫名的情绪藤蔓便会愈发盘根错节。而你，迫切需要寻找短暂的放空。不管她是谁，总之是在这个春日的河岸边，她找到了内心让人艳羡的丰盈与充实。

我不善垂钓，只是凭借自己的随意猜度，感觉在不经意间已经窥见了搬经的某个属性。虽有以偏概全之嫌，但这份带着诗意的印象足够让人向往。

见到这棵银杏树之前，我一直回忆去年秋天它的模样。清晨的阳光洒在枝头，微风在树叶间灵巧地钻过，片片黄叶打着旋儿不断飘落，每一片落叶上都记载着1500多年来，它在尘世间度过的浪漫时光。树下是厚厚的落叶，铺满地面的那种。岁月喧嚣，古树无言，在它的怀抱中，你会忘却当下的琐碎，洞察心灵深处的安宁。

眼下才是早春时节，枝头是刚刚生出的新叶，浅浅的、嫩嫩的，如同一位年长的老者，换上了新做的衣裳，更显得容光焕发。天空是明净的靛蓝，来自云层的微光洒在树梢。

作为土生土长的搬经人，我自

小就知道这棵古树的存在，但直到去年才第一次专程前来目睹了它的风采。这几年，因为网络传播方式的繁荣兴盛，古银杏开始为更多人所了解，这里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打卡目的地，尤其是在落叶缤纷的深秋，无数的倾慕者带着朝拜胜境的心态前来。去年，有外地朋友为了不错过落叶时刻，反复叮嘱我在最美的时节一定要告知她。心念念之下，终不负所期，达成所愿。

我们在树下拍照流连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主动走上来攀谈，讲起了古树的种种过往。他自称古树守护人，自幼在树下玩耍，从垂髫稚子到耄耋老人，数十年间见证了古树遭遇的雷劈、火灾等事件，有些情节带着淳朴而又离奇的民间色彩，但言谈之间足见他对古树发自内心的敬重。如今，人已老，树如故。在岁月的长河中，几十年不过是一瞬而已。草木有心，万物有情。与其说人守着树，倒不如说是树以它千年的修炼与灵气庇佑着一方乡土。

因为千年银杏，“搬经”这两个字，在我们心中也显得愈发灵性起来。

在如皋，说起搬经，民间首先想到的往往与吃的有关。狗肉、驴肉、猪头肉，都是专程去一趟搬经的理由。其中，搬经猪头肉，在近几年声名鹊起，渐渐登上了大雅之堂。

我的记忆中，颇受好评的猪头肉出自高明转盘东北角的东街饭店，店主姓朱名干良，其亲手制作的猪头肉风味独特，在食客中享有盛名。传说，他的秘诀全在一锅汤中，一锅蒸煮了十多年没有换过的“老汤”。此汤每日蒸煮沸腾，独有的配料加上时日长久，独有的香气愈发浓郁而不可复制，有不少外地人慕名前来学艺，如能获赠一勺“老汤”，必将视若珍宝。

若论猪头肉的发扬光大，要看现在搬经镇区“来平卤菜店”。在众多底色绚丽的商铺招牌中，他家的招牌因为“非遗”二字显得与众不同。店主陈来平，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人，他制作猪头肉的过程愈发精细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，从猪头的挑选，到香料的调配，再到烹煮的流程，都一一予以改良创新，最终呈现在顾客面前的猪头肉，“色泽红亮、入口肥嫩、软糯醇香、油而不腻”。

曾经，猪头肉只是民间流传的一味卤菜。老酒，猪头肉，两三好友，可以让农村汉子拥有一个踏实而又愉快的夜晚。随着全社会对传

统文化的重视，这些散落民间、世代相传的传统技艺越发显示出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，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。所谓大俗大雅大境界，2023年，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，搬经猪头肉荣耀上榜。

对于普通民众来说，也许不关心政府运行的指标数据，但对于吃的住的用的这些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，总是格外在意，因为这些，简单直接地带来了切身的幸福感。

我们能看到的搬经，也许还不是完整的搬经。

在搬经镇文化展示馆内，有一串发光的名字，卢新华、丁捷、张晓波、丁邦文、曹剑，这些放眼当下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，居然都出自搬经。卢新华的出生地，就在距离千年古银杏不远的一个小村庄里。

作家的诞生，往往与孕育的土壤有关。而在搬经这片土地上，竟然催生出如此众多的文学名家，不仅有传统文学领域的大咖，还有旖旎妖娆、九夜茴这样颇具影响力的网络大神，实在令人叹为观止。这一个个浸润着文化印记的符号，将搬经的历史底蕴和人文脉络映照得无比闪亮。

从如皋层面来讲，搬经地处如皋西乡，在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，这里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。但是，这里向来有着的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，不管富裕的还是拮据的家庭，培养孩子都是放在首位，举全家之力也在所不惜。教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，让一批又一批农家子弟跳出了农门，拥有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。搬经，就像一个温和的暖床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儿女，汇聚成气势磅礴的雄浑力量。

近些年的搬经，产业的发展固然值得肯定，但更让人感到由衷敬佩的是，他们做成了一些看似不够重要的事情。镇区主干道上新添了文武街、东大街两块牌坊，以这种直观的方式植入传统文化的因素。文化展示馆、长寿探秘馆、陈氏族史陈列馆等展馆相继落成，进一步发掘和弘扬独具个性的搬经文化基因。

记得春节前后，在334省道边的镇区主入口处，一句标语特别醒目，“岁岁年年、共欢同乐。新春嘉平，长乐未央。”每每开车路过，我都将这句话在心中默念数遍，去感受其中喜庆的气息、真诚的情感，还有文化的味道。

故乡初夏

◎ 张国平



“月季只应天上物，四时荣谢色常同。可怜摇落西风里，又放寒枝数点红。”如果说流转的时光是昼夜不息的攀岩，向阳的沉思是一阵风的多情。那么，庭院前一盆姹紫嫣红的月季，不仅丰盈了你的双眸，更让多少年心底的事瞬间有了归宿。悠悠芬芳点化了初夏的页面，燃烧的惊艳塑造起满园的华丽，在月季的枝头，没有凄凉与惆怅，只有妖艳与妩媚。我都不敢与月季对视，唯恐那丹青墨染的神韵，以故乡为诱饵，不经意间，将我陶醉而落魄失魂。

庭院后的小树林，一层层、一片片碧绿似天网般笼罩着我的思绪。这里，没有喧嚣与竞争，光阴养肥了沃土和叶片，偌大的树冠镀金蓄巢，鸟儿成了常驻的思想家，不断地从林间划过，时而翱翔，时而吟唱，一只翅膀掀动起一阵阵夏天的风。走进树林，如同步入与现代嘈杂市场隔绝的仙境，寂静而清新的空气，让人仿佛闻到了时光的味道；散落一地的残叶和青苔，拖着我的记忆在林中穿行；斑驳的光滋养着我的脉动，宛如回到了母亲的怀抱，心灵得到洗涤，一种宁静与逍遥在体内萌动。

不远处的通吕运河背负着历史沧桑，从远古走来。对于运河，我总是心怀敬畏，与其说通吕运河是一条纯粹意义上的运盐河，不如说是祖先依赖生存的生命河。在故乡人的眼中，通吕运河的胸膛远比密西西比河辽阔，通吕运河的美丽远超尼罗河的胜境，尽管河水里流淌着先辈的泪水，但所有苦涩都成了故乡崛起的财富。洇开运河边的一摊水渍，我想起了五十年前在运河摸鱼、捞海带的往事，一段彩虹般的迷人日子，一个个小尺寸的脚印，一个个光腚的背影，在戏水中追逐玩乐，也许那是我一生中快乐的顶峰绝唱。

曾几何时，包场老街随着海门港新区的强势崛起失去了往日繁华，但改建后的包场大桥努力传承老街的基因，整齐的店铺、炫目的广告牌和各种叫卖声并没有被沧桑所没收，一些雕刻人文的悠久建筑物，还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，四周弯弯翘起的屋檐像是挂在天边的新月，静谧而美好。老字号毛三包子铺飘来浓浓香味，不禁让人垂涎欲滴，一口咬下去，鲜香四溢，皮的弹性与馅的饱满完美融合，一下咬到了童年滋味，一股美滋滋、香喷喷的味道在唇齿间回流，直入心间，久久不散。

故乡的初夏既婉约又明媚，满目青翠的绿，随着麦子的成熟，远也黄，近也黄，遍地金黄下夕烟。走在乡间小路上，闻一缕栀子花香，让心穿越唐诗宋词的唯美与诗意，在心中滴落成诗。静静坐在庭院，呷一口香茗，执一卷古书，听一阙蛙鸣，打开童年的闸门和初心的密钥。初夏，与故乡相约，在春华秋实间，慢慢老去。